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五)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釋史卷十一

三代第一

禹平水土

【大戴禮記】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世本〕鯀取有莘氏女。

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史記】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漢書】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山海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史言顓頊生鯀。漢書言五世生鯀。山海經謂黃帝駱明。其說異也。

【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鹽巢子〕禹產於崑石。〔遁甲開山圖〕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埋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

【帝王世紀】伯禹。夏后氏。姁姓也。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拆而生禹於石坳。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鈎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羌

夷人也。〔宋符瑞志〕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尚書帝命期〕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如戎文禹。○

禹母之名。諸書不同。〔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淮南子〕禹耳參滿。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尚書帝命期〕有人大口。兩耳參滿。足文履已。首戴鈎鈐。胸懷玉斗。分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前編。堯六十一載。洪。水。咨四岳舉鯀俾乂。

【史記】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越絕書】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楚辭注〕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與衡而食之。堯長放鯀。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食其罪。〔述異記〕堯使鯀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爲黃能。入于羽泉。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拾遺記〕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泆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敝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鼉鼉而爲梁。踰翠峯。則神龍而爲馭。行徧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歸藏〕鯀死三歲不腐。劑之以吳刀。化爲黃龍。

【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

布土定九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史記】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亶亶穆穆。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

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澮。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橰。左準繩。右規矩。載四

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子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

給。以均諸侯。〔尚書刑德考〕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帝王世紀】禹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而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

是也。〔法言〕晉者蚩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尚書大傳〕禹其跳。其跳者。隋也。

【鹽鐵論】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

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

【尸子】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

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闕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長頭烏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好學而已。〔莊子〕兩租女浣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脛無肢。脛不生毛。顏色裂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今本無。

【呂氏春秋】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搯天之所。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禹入裸國。裸入衣出。因也。

【墨子】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疇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爲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越與南夷之民。○疑有脫誤。〔楚辭注〕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薷蒲之地。盡爲良田。

【淮南子】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澶澗。平流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山海經〕共工之臣曰相

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歎所尼。卽爲源澤。不幸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一事兩載之。奇文變幻。不厭疊出。禹沐浴霖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

門關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河圖括地象〕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

・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

纛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

【史記】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淮南子〕禹爲水。以身解於陽暘之河。〔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蓋河伯也。〔水經注〕禹治洪水。西至洪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尚書中候〕禹觀於濁河。而授綠字。

【吳越春秋】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譯文】承帝曰：嗟！翺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宏流，而明發爾典，久旅忘家，宿嶽麗庭，智營形析，心罔弗
 辰，往來不定，嶽大衡，宗疏事衰，勞餘仲禮，鬱寒皆徙，南濱衍亭，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按衡山記
 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巖，〔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迺不復見，〔荊州記〕禹登南嶽而祭之，獲金簡玉字之書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古今樂錄〕襄陵
 操，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顧而作此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
 煩下民，〔遁甲開山圖〕禹開委宛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宛委在會稽，一名玉笥山，按禹未嘗兩
 至會稽，其至越會計，非
 治水時也，蓋傳疑矣。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
 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論衡〕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
 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
 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行遠，
 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
 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暘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

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躡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屬。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

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淮南子〕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呂氏春秋〕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滯

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于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

家氏商章氏兜氏。盧氏摯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巫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驅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乃授之童律。不能制。

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水魅山靈。木妖石怪。奔號縈繞。以幾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之淮陽之龜山下。淮永安流。○岳瀆經惜逸亡。不多見。據此。文亦奇矣。集仙錄云。禹見雲華

夫人。其後鏢淮渦之神。無支祇於龜山也。〔拾遺記〕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千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

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付

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今水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

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抱朴子〕禹乘二龍。郭支爲馭。〔楚辭注〕禹治洪水時。有神龍

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拾遺記〕禹盡力溝瀆。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禮舍文嘉〕禹卑宮室。垂意於溝瀆。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宋符瑞志〕玉女。天賜妾也。〔拾遺記〕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蛟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

置象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洩。

【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物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杗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籟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滂澤。被孟諸。厥土惟壤。下土墳壙。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

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豨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斂。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綬。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玉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泆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

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

原任土作貢〔史記〕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

海濟河維流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絲木楛田中下賦貞

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潔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嶠夷既略濼淄其道其土白墳赤墳

廣溫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賦絲枲鈐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膏絲浮於汶通於

濟土五色羽畎夏翟曝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泉魚其篚玄纁縞浮於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

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艸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錫貢金三品瑤琨

竹箭齒革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貝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純榦栝柏麈砥磬丹維爾輅楛九江甚中

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沔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荆河維豫州伊雒瀍澗

既入於河榮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壙田中上賦維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錫貢磬錯

貫璆銀鏤斝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西戎印序道九山汧

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所同荆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印序道九山汧

壤田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於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印序道九山汧

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
淺原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入于海岷家道漢東流爲
漢又東至于盟津更過龍汭至于大野北道黑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汶
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中爲中江入于海道沅水東爲濟入于河汶山道江東別爲汶東流爲
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
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維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灇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

山采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在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史載禹貢。多增損變易其文。〔帝王世紀〕禹治水畢。天賜玄圭。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宋符瑞志〕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跌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十洲記〕禹治洪水既畢。乃乘驪車。度弱水。而到鐘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前編。禹受命平水土。在帝堯七十二載。禹告成功。在帝堯八十載。卽舜攝位之八載。

【呂氏春秋】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知之。

【新書】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

【史記】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贏姓宜

祖少昊氏。帝顓頊其母家耳。史但舉其母氏而遺其祖。疏矣。○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韓益字隕。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據此。則伯益卽八愷中之隕。與伯翳爲二人矣。

【山海經】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

食之善走。麗麇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郭璞圖讚〕牲似猴。走立行伏。權本擬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重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

白玉。多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吠狗。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鶉。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圖讚〕慧星橫天。鯨魚死浪。鶉鳴於邑。太華之山。削

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瓊。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圖讚〕華嶽靈峻。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肥瓊爲物。與

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旣禱。倏忽潛逝。自錢來之山。至于驪山。凡十九山。華山家也。其祠之禮

太牢。隴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以餘十七山之屬。皆毛

怪。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畱之澤。西望帝

之搏獸之丘。東望螭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

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圖讚〕比翼

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峯山。其狀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相。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

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生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

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峯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以玉爲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

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峯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

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韻語奇古。〔圖讚〕鍾山之寶。爰有玉華。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

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其爲物。人而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槐江之

山。丘時之水出焉。而流注于泐水。其中多羸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

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光

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鷂之

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滌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

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雜敘山川鬼神。事物迫湊。曲折生動。〔圖讚〕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

食之靈化。櫛翼雲儻。實惟帝位。有謂玄圃。搖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

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蠶

鳥獸則死。蠶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

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蘆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圖讚〕安得沙棠。制

眇然遐遊。聊以道遙。任波去情。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

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

岡之巖。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

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不死樹。鳳凰。鸞鳥。皆戴啟。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履。巫凡。巫相。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窳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蝮蛇。烏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鶉。視肉。〔圖說〕崑崙之陽。鴻鸞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文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圖說〕天帝之女。蓬髮虎顏。事。難以具言。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相。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鷖。一名少鷖。一名曰青鳥。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莫不有焉。天山多金玉。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圖說〕實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帝江。渤海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雉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殫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魍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鑱。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眇水出焉。

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鶡。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狀如蕤。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苟草。服之美人色。〔圖讀〕鶡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苟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

三遷。厥媚。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粗梨橘櫛。其草多萎蕤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

右手操蛇。多怪鳥。〔圖讀〕厥苞橘櫛。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蓊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帝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豐山有獸焉。其狀如

蟻。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

鐘焉。是知霜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柞。枿。枿。〔圖讀〕清冷之淵。在乎山頂。耕父是遊。流光灑景。黔首祀祭。以弭災眚。曉崩涇竭。麟鬪日薄。九鐘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

感而。有壽麻之國。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

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赤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圖讀〕金睛朱鬣。龍行駿蹄。拾節鴻鬣。塵不及起。是謂吉量。釋聖羅里。湯

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臯。北方

曰臯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

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圖讀〕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

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圖讀〕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如何。風生是疑。有木。其狀如牛

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纓如羅。其實如纒。其木如藎。其名曰建木。〔圖讀〕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維。絕蔭弱水。義人則過。○山海經所

有怪物。太史公以爲不經。不敢言之。然其書奇古。上世遺文。略存數則。以備一家。〔漢書〕山海經十三篇。

【說文】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罔兩。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

【漢書】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鬻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史記〕禹收九牧之金。

鑄九鼎。皆嘗烹臠。〔拾遺記〕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沒。九鼎成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墨子〕夏后開使蜚廉斫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辭曰。饗矣。逢逢白靈。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氏失之。般人受之。般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書傳皆言禹鑄九鼎。墨子云夏后開。開即啓也。前編因之。亦好奇之過。

【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前編。在堯八十一載。〔博物志〕堯別九州。舜爲十二。

帝堯在位。萬邦時雍。越六十載。而有洪水之患。此天行之運。抑聖人不能違乎。帝用憂之。命鯀俾乂。九載無成。於是舉舜輔治。舜乃殛鯀於羽山。是始命禹治水。續成厥功。爰暨益稷。焚山澤。導河濟。決江淮。濬吠滄。治溝洫。定田賦。八年而奏績。地平天成。四海艾安。功施於三代。世稱堯有九年之水。其當湯湯方割。鯀績弗成之日乎。夫洪水之害急矣。鯀至九載無功。然後廢之。何也。傳曰。禹能修鯀之功。蓋九年之間。鯀之所經營捍禦者。非盡無功。但不能成功耳。方僉之舉鯀也。方命圻族。帝固明知之。但是時舜禹未升。諸臣之才。未有如鯀者。故命之以欽而遣之。鯀若能用帝之欽。而濟之以才。水患之平。何必九

載。夫惟自恃其才。違棄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拂戾衆議。訖潰於成。此其所以敗也。故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障之。則墮高壙。庫不知幾費民力。非不暫愈。及有潰決。爲患滋深。禹則順而導之。因水之性。相地之宜。濬之以利其流。分之以殺其勢。注海注江。行所無事。而功成矣。是鯀之敗。專與水爭地。禹之成。能以地讓水。其事正相反也。然則何以謂之修鯀之功。方當泛濫之時。鯀務多爲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寧獨治水哉。禹不惟克勤于邦。功濟天下。且以蓋前人之愆。其大孝尤不可及也。已其始也。乘四載。隨山刊木。焚馭鳥獸。且以相度大勞。知水患所由起。則與益共其事。然後酌其緩急。因其高下。首自冀都。次及兗青。而終於梁雍。決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播奏艱食。則與稷共其事。禹惟以不矜不伐之德。孜孜勤勞。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年之內。不但疏淪決排而已。盡疆制井。任土作貢。分封胙土。弼五服。以至五千。聲教訖於四海。八年而垂萬世之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功成於唐虞之際。而禹貢一篇。則夏史之所追書也。敍爲夏書之首。所以昭玉業所由起。於斯義有竊取焉。至如山海志怪。太史公所不敢言。然諸子類多稱述。後世所有奇詭靈異。往往指爲禹蹟。號曰神禹。豈有由乎。

釋史卷十二

三代第二

夏禹受禮后啓附

【吳越春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史記】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河圖握矩記）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謾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之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憤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玉梅引。〔宋符瑞志〕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壑樂。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

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持銜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篳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戾。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宋志所載慶雲之歌。與大傳同。

【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尚書大傳】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於上之癘。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癘。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愨。厥咎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倮蟲之孽。羊禍。目癘。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耳癘。黑眚黑祥。維火沴木。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孳。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牛禍。心腹之癘。黃眚黃祥。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孳。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蛇蟲之孽。馬禍。下人伐上之

癘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五月。視六七月。言八九月。聽十月。一月。思心。十二月。與正月。王極。凡六沴之作。歲月日之朝。則王后受之。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月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言於訖衆。視於忽似。聽於怵攸。思心於有尤。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玉海引。容。當爲容。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宋符瑞志〕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

謂洛出書者也。○鄧子經世。是年。復九州。

【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前編。征有苗。在舜三十五載。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右洞庭之陂。左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

之德。〔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有大神。人而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墨子〕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紙。有神人而鳥身。若瑾以待。益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史記】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卽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姁氏。〔吳越春秋〕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鷲鳥。陽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卽天子之位。〔符子〕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宋符瑞志〕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卽天子之位。〔詩含神霧〕大禹之興。黑風會紀。〔春秋演孔圖〕文命之候。玄龍御雲。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淮南子】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鬻。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尙青。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滲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春秋元命苞〕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禹之時。天先見草木。

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青。其事則木。

【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籩。虞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閒也。可以羅爵。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尙書中候〕文命盛德。俊又在官。則瑞草生郊。醴泉出山。

【史記】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

【說文】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大呂。

【淮南子】昔者夏綵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博物志〕處士東鬼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疆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新書】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邪。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帝王世紀〕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荀子】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吳越春秋〕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也。○此言哭罪人在治水時，與說苑異。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但偁乎耕而不顧。〔符子〕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爲君之勞矣。〔世本〕禹作宮室，禹時，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古今注〕伺風鳥，夏禹所作也。〔漢書〕雜家，大令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師古曰：帝，古禹字。〔述異記〕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餉我天下民。

【吳越春秋】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國，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博物志〕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鯀之盛，二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紀年〕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秋八月，帝陞于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越絕書】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塔三等。延袤一畝。尙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廟。昔大禹東巡。崩於會稽。東有井。深不見底。卽禹穴也。

【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綬之不合。道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呂氏春秋〕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淮南子〕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史記】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世本〕禹娶塗山氏之女。名女媧。○大戴禮記作女媧氏。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痠痠。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媧。〔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

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

山獨明教訓。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女〔楚辭注〕禹引治水道。娶塗山氏之

治水道。娶〔楚辭注〕禹引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荒誕。

【史記】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

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

子也。於是啓遂卽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吳越春秋】啓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紀年〕帝啓元年癸亥

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瑩。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淮南子〕有扈氏爲義而亡。〔楚辭注〕禹以天下

以爲君。益卒不得立。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卿以伐之也。有扈氏亦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相宜作啓。其事亦異。

【越絕書】益於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牲於益，此之謂也。〔紀年〕益于啓位，啓殺之。○此好事者爲之也。〔山海經〕夏

者：乃執之。是請生。〔刀劍錄〕夏后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而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嶺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注〕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山海荒唐，此爲近正。〔紀年〕夏后開舞九招。〔歸藏〕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紀年〕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十六年，陟。○注云：武觀卽五觀也。犴國，今頓丘衛縣。○前編：后啓九歲崩。

昔者堯老舜攝，自文祖受終以後，堯無事焉。及舜卽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總師亦攝位也。既而有苗弗率，帝命徂征，于羽敷德，是舜猶行天子事也。若此者，與堯異，其故何邪？曰：堯舜之禪讓，其心則同，其時勢則異也。何也？堯之禪舜，創舉也。前此未有也。舜在畎畝之中，登試任職三年，卽欲遜以帝位，舜不受。然後命之攝，方是時也。堯唯恐天下之戴舜不專，而欲天下之忘己也。唯恐其不速，故巡守賞罰諸大政，悉委之舜而已。不與焉。逮後施澤既久，堯乃殂落，若其受攝之時，則猶未久耳。舜之與禹，則同事帝堯者也。禹平水土，其施功於民最切，天下之戴禹猶之乎戴舜，以之禪授，則帝堯之前事可循矣。舜

何必違忘百姓哉。今有人於此，爲其子得一慈母，而慮其子之不相依也，則已從而避之。今有人於此，其子於慈母既相依矣，猶之依己也，則己又從而顧之，是故或避或顧，兩父之心一也。堯舜之子民亦一也，詎有異哉。商均之不肖，未必如朱之傲虐歸訟，然舜以其德不若禹，終不以天下私其子，猶復躬勤民事，南崩蒼梧，舜之不能愬然於百姓，有如此者。若夫禹益之事，則與此異矣。有夏之受命，方新嗣子之敬承，又賢天眷正殷，不可移也，而況益德未洽，禹遂以崩，天下之人，舍啓其曷歸哉，而或者曰：帝堯禪舜，共鯀不服，夏禹傳子，有扈以叛，豈當時人情狃於習見，或借以稱亂乎。然考甘誓之辭，不過數其威侮怠棄之罪，用是恭奉天討，明正賞罰，而鈞臺大饗，復有塗山之餘烈焉。恢業承家，綿祚四百三代，守成之主，斷以夏啓爲首稱矣。

釋史卷十三

三代第三

少康中興

【史記】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紀年〕帝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啟于洛

表。羿入居斟鄩。〔楚辭注〕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闔巷。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啟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俛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紀年〕四年。帝陟。○路史云。大康在位十九歲。失政又十歲。而

死。通鑑前編因之。

【史記】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湫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紀年）帝仲康元年居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書】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生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書序）羲和湫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紀年〕六年。湯十三歲崩。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與紀年異。

【後漢書】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紀年）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征吠夷。

二年。征風夷。黃夷。七年。千夷來賓。（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真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諠諫。羿乃伐桐為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為羿所逐。居於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庸大其輻。專以敗矣。乃再大息。

【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鋤。為帝司射。

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鋤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丘依同姓諸侯樹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羆尨圍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

〔楚辭注〕傳曰：河伯化爲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其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羿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帝王世紀〕羿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楚辭注〕羿因夏衰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惡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食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羿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張衡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奔月將往枚篋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隨巢子〕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福而至於禍〔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於斟灌

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募及豷募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募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募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事初募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仍氏收樹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募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

〔紀年〕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澶覆其舟滅之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有仍丙寅年夏世子少康生杼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給歸于夏邑〔楚辭注〕澆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澆謀殺羿澆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顱墜而墜地澆無義淫伏其嫂往至其月伴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論因斷之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潛夫〕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按澆卽募也

【史記】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羿浞之亂。帝相被弒。夏統中絕四十年。而後少康興。史直云相崩少康立。疎略之甚。

【後漢書】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舞樂。〔紀年〕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

朝。實虞公。二年。方夷來賓。十八年。遷千原。二十一年。陟。〔世本〕少康作秫酒。少康作箕帚。

【吳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史記】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紀年〕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五年。自原遷于老丘。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十七年。陟。注。或作帝寧。一曰伯杼。杼能師禹者也。故

夏后氏報焉。〔世本〕季竹作甲。帝子崩。子帝槐立。〔紀年〕帝芬元年戊子。帝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三十帝槐崩。子帝

芒立。〔紀年〕帝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五十八年。陟。○前編。二十六歲。崩。帝芒崩。子帝泄立。〔紀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二十

三十五年。陟。○前編。十六歲。崩。〔紀年〕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紀年〕帝不降元年己亥。帝即位。六年。伐九苑

惟不降實有聖德。帝不降崩。弟帝局立。〔紀年〕帝局元年戊戌。帝即位。十年。帝不降帝局崩。子帝厘立。〔紀年〕帝厘元

位。居西河。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前編。二十一歲。崩。帝厘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

羿浞之亂。史不具載。故少康之中興。夏紀泯闕。猶幸傳記所稱。可得而述焉。太康之失國。或曰元年。或

曰十有九年。五子作歌。唯哀宗社之不保。痛故府之淪亡。歸責於君。而無忿羿之辭者。以為棄國遠民。

亂由上作。於羿何尤。是可謂忠厚和平。怨而不怒者哉。舊都雖失。天命未改。自河以南。猶夏之天下也。故太康越在南服。尙能立國。斟尋以傳仲康。仲康卽五子之一也。向者追述祖訓。引君罪己。是宜爲君哉。書稱肇位四海。則自冀方一區外。靡不來享。來王矣。胤侯命掌六師。則八柄九伐。鮮不操自一人矣。羲和顛覆沈湎。放羿之德。以爲德。棄司脅從。乘羿之亂。以爲亂。且國遷以來。王命所壅。止有羿耳。羲和守天官。而廢時棄職。將令正朔不頒於天子。諸侯不稟於王朝。失統亂紀。端自此始。故出師致討。必明正其罪。而保邑拒命。猶其細焉者矣。羿未可驟圖。先圖其類。羿者。自此威克允濟。元老壯猶。功業未可量也。享年不永。志弗克終。帝相嗣之。亦能討伐。吠夷七年。致其來賓。然有窮內亂。未聞過而問焉。豈其師老外攘。東略則西否。而治羿反疎乎。寒浞奮其詐力。二子濟惡。於是滅二斟。弑帝相。夏后之統。至是遂中絕焉。少康以先君遺腹之子。在襁保之中。有夏孤臣。靡託身於鬲。蓋未嘗一日忘夏也。經營謀慮。以至四十年之久。終能滅賊立君。復禹之績。歷艱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悔。誠有夏之貞臣矣。而少康實當元凶竊國。澆豷彊梁之日。乃能戒備奔逃。保身除害。依帝舜之哲胤。一成一旅。卒用以興。豈非聞出之英辟哉。後世若安史之繼亂。唐帝猶存。新莽之移祚。漢宗尙盛。未有年歷四紀。社稷爲墟。一君一臣。崎嶇險阻之間。以開創爲中興。如是其光顯也。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此羿之所以亡也。離

騷又曰。澆身被於強圉。夸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此浞之所以敗也。彼二凶以淫欲絕世。少康以困窮復國。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有伯靡以爲臣。有季杼以爲子。有仍鬲斟虞先後以爲輔佐。撫黎賢於播越。收餘燼之旣亡。禹之明德遠矣。夏后之澤未宜殄滅。然岌岌乎絕而後續。顛而後起。少康之功業所由。不可及哉。

釋史卷十四

三代第四

商湯滅夏

【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列女傳〕簡狄。有娥氏之長女也。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古史考〕契生堯世。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拾遺記〕兩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有玄鳥銜卵而墜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匈剖而生契。

【史記】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論衡〕高母吞燕卵而生商。故殷姓曰子。

【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

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一

【史記】契卒。子昭明立。〔世本〕昭明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世本〕相土作乘馬。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

卒。子冥立。○索隱曰：冥勤其官而水。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紀年〕殷王子亥。實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

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尾。〔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

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帝王世紀〕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白虎通〕殷道尙質。故直以生日名子。微卒。子報丁立。報

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皙而

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尚書大傳〕湯中體枯。〔金樓子〕成

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史記】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

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

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賁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

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勳。

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刀劍錄〕孔甲九

探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列仙傳〕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史記】孔甲崩子帝皋立○紀年作帝昊帝皋崩子帝發立〔紀年〕后發即位元年請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

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淮南子〕桀之力制脩仲鉤索鐵飲

〔帝王世紀〕帝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

【列女傳】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

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

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鞮其頭而飲之於酒池

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造瓊臺瑤室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厭○國語云桀伐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楚辭注〕夏桀征伐

蒙山之國而得妹喜〔河圖始開圖〕孔甲見蓬氏抱小女妹喜說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

繒之聲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

視其驚〔紀年〕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后愛二女無子焉斷其名著華之玉若瑛華

是琬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據此則元妃妹嬉非桀所寵〔尸子〕桀紂欲長樂以苦百

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纏子〕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博物志〕桀作玉屋

【史記】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書序〕自契至于成湯

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竊亡。○史敘湯征葛伯。在用伊尹之前。然已載伊尹之言矣。金仁山云。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越絕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
○此復似事葛事。

【史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伊尹名摯也。史說誤。〔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嬖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名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佚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楚辭注〕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爲婚姻，從有莘氏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墨子〕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列女傳〕有媵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適理之人，卒致王功。〔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髮。

【帝王世紀】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畱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新語】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

【韓非子】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親

習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楚辭注〕湯初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騶冠子〕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燿火。燮以犧豕。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彘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燿燿之炙。焦鱸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魴。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蒼水之魚。名曰鯤。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瞿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沒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

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知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楚辭注〕

○先設珍異而曲終奏雅。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魯連子〕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楚辭注〕

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宋書符瑞志〕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宰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九主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易坤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

【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樂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篇亡。

【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

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都也。』〔新書〕桀自謂天父。

【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墨子】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呂覽云：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學紆。新書云：今之人修緒。大紀云：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

【帝王世紀】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據言囚湯使，非也。使字衍。

【史記】酒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楚辭注〕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尤之侯入譯來朝不審也〔尚書大傳〕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者六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歸藏】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貍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

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韓詩外傳】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

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

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符子〕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

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

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桀用炮烙未聞

【博物志】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

為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

谷下及在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尚書帝命〕夏桀無道殺伐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歷紀殘

其噬虎〔論語陰騭〕庚子之旦金板社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

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權○注后

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澤儀金椎。言國之寶。

【太公金匱】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其年。岑山崩。爲大澤。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富。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珠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尙書中候〕夏桀無道。地吐黃霧。〔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述異記〕桀時。泰山山崩。吟墜災。〔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帝王世紀〕兩日鬪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墨子〕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鷓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鑑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以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呂氏春秋】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賤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尸子〕湯問伊尹曰。嗇可爲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陰謀變詐。何得以誣罔湯尹之弔伐乎。

【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呂氏春秋】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

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崩潰。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

○湯值涸旱。以伐夏故。前編書大旱。自此伐桀之年起。良是。〔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維。降三分璧。黃龍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宋書符瑞志〕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檣杙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陽之。〔尚書璇璣鈴〕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春秋演孔圖〕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獻朝。其終。白虎在野。天命於湯。白雲入房。〔楚辭注〕湯常能乘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禮斗威儀〕白鳩成。湯時來至。

【書】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廢。俘厥寶玉。誥仲伯作典寶。○篇亡。

【史記】夏桀為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廢。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淮南子〕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列女傳同。

【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山海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經何以載及湯事。其為後人附益明矣。

【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

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

○闕·疑
有訛字。

【史記】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俱亡。稷代爲。稷祠。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前漢書）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

【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遄。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懸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序）長發。大禱也。

【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敵，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湯歸至於泰卷。陶中鬻作誥。既細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書序〕答單作明居。〔書序〕答單作明居。○篇亡。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 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

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澆。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莊子】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爲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諸書通作務光，史記稱許由務光之義至高，行事不少概見，疑未必有其人也。〔韓非子〕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覲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肆言誣聖，非可謂無忌憚者矣。〔列仙傳〕務光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尤誕。

【越絕書】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史記】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

【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

【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軫，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

【管子】般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大紀云：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

民是以不困。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宮室樂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直行與。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呂氏春秋】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諸書多言七年，則此云五年者，誤也。〔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按以身爲牲之說，前編不取。

【淮南子】般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尙白。

【呂氏春秋】般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春秋元命苞〕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

也。救也。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淮南子】湯之初作圃也，以奉宗廟，鮮饈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嚮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脯。伊尹。湍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鯛之醬。鮫殿。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闔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娥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駝。馱騏。良弓。爲獻。湯曰善。（博物志）奇肱民善爲挾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

【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尙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

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漢書〕道家·伊尹五十二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

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說苑·自也之也俱作他。而無致道者以下。〔漢書〕小說家·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依託。

『呂氏春秋』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

撫百姓。三日而穀亡。○經史惟稱太戊時桑穀生於朝。而呂覽·韓詩·皆云湯時生之。說苑又兩記於太戊武丁之世。其事皆相類。殆多舛誤。〔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此帝乙。

即湯也。殷錄贊。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胤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

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歸藏〕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有求則得。有喜將至。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粟。有鳧鷖鷺。有雁鴈鴈。鼎有黃耳。利

取鯉鯉。置有盟有鮪。宵梁為酒。尊於兩壺。兩輪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上有高臺。下有離池。若以買市。其富如河海。○周禮大史。掌三易。近師以歸藏為

殷易之名也。其繇辭。諸書引用。多古質。錄之。以存三代遺文。〔皇覽〕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詩】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馨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

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酏。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序〕烈祖。祀中宗也。○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嘗湯孫。亦祭成湯之詩耳。○按那烈祖二詩。章法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則俱爲祀成湯之詩無疑。

天生民而樹之君。俾司牧之。古昔帝王。禪繼不同。神農以上。不可得而聞已。黃帝革命。實用干戈。謂堯以前。盡禪讓與。則鴻軒後之世。及可數也。謂禪授。昉於堯與。則五帝官天下。又何以稱焉。竊謂聖人之興。因乎時會。順天應人。古今一揆。五帝聖君。代出。瑱譽起於族屬。姚姒拔自側微。揖遜而天下治矣。夏后傳子。禹之德及民者遠。卜年有永。雖有中主。享國保世。其後孔甲淫亂。夏政始衰。傳及后癸。昏暴縱恣。任威信讒。陵鑠諸侯。武傷百姓。而天下始離畔矣。湯之代夏政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有慙德何也。曰。始湯未有取天下之心。無取心而得之。湯之慙。湯之所以爲聖乎。自司徒敷教。功業著於唐虞。賜姓胙土。作基於商。詩稱相土烈烈。記稱冥勤水官。世有明德。天所祚也。湯之篤生。當夏后之末。

造大命固有攸屬矣。初征自葛。而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繫矣。湯方幣聘伊尹於畎畝之中。舉而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既醜夏。復歸于亳。湯以事桀爲心。故尹亦以湯之心爲心。五就五去。冀幸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若是則夏不亡。商不興。民免塗炭。湯守臣節。又何憾焉。及其不可訓諫。語以遷善。則不從。告以危亡。則不聽。啞然而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矣。伊尹曰。是不可以救矣。吾其舍此而歸爾。湯亦曰。是必割正。不可以須矣。吾惟取此以救吾民爾。故湯之事桀。四海歸心而不貳。身拘重泉而無懟。遲之二十年。桀已耄矣。諫臣誅戮。讒邪日昌。韋顧昆吾之屬。播惡助虐。而不可止。是始出師鳴條。爲南巢之放。豈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湯猶以爲慙。此聖人之用心。異乎後世之利天下者矣。至夫千金陰謀。往視曠夏。諸子之雜說。無足深辯。惟是義師弔伐。而亳衆有不恤之怨者。何也。蓋自亳衆觀之。知商邑之安。不知夏民之危。知己之有穡事。不知夏民之在水火中也。常人狃於便安。聖心公於天下。故陳師誓衆。喻以天命民心。勳以賞罰威勸。一戰而弔伐之義申。兵已輯。民已安矣。號曰武湯。不亦宜乎。

釋史卷十五

三代第五

伊尹輔太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紀年〕外丙名勝。二年陟。仲壬名庸。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之年也。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未知是否。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悔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後二篇亡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

諸侯○據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沈約曰蓋誤以攝政爲眞耳

【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

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竝其有邦厥隣。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刀劍錄〕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前編云。太甲十七年甲子。

〔紀年〕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序〕伊尹作成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鄉士

咎單。八年。祠保衡。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自臨喪。三年。以

報大德。○孔子曰。以三公禮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亡。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孫丑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經營締造之艱難也。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丕基將覆。故使之去深宮。而親丘墓。煮蒿悽愴。以發其哀慕之思。歡粥服衰。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允德焉。第桐宮之放。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爲之。既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主臣一心。綿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伊尹之事。苟無其志。而懷覬覦。以窺

神器當主少危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借伊尹爲口實。此篡奪之患不絕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遏絕之矣。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冲子。太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行。則此禮之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陰。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攝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也。三年奉歸于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說。蓋起於漢。霍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循俗無稽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爲伊尹嘗擅廢立矣。考太甲三篇。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且其復甲也。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至矣。及其告歸也。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爲利哉。故曰。廢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概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爾。羅氏之言如此。竊以爲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於義亦無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奚由用放。三聖授受安事。征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溝中。厥后克俾爲堯舜。適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禪受以爲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釋史卷十六

三代第六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紀年〕小庚名辨。五年陟。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表。小甲太庚弟。〔紀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紀年〕雍己名倬。十七年陟。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

〔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前編。元年甲辰。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

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

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

稱中宗。〔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入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帝王世紀】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

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

十六國。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囂。仲丁書闕不具。〔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後漢書〕仲丁之世。藍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叛。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紀年〕外壬名發。元年。陟。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

帝河亶甲。河亶甲居相，河亶甲時，殷復衰。〔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〇篇亡。〔紀年〕河亶甲名盤。三年。彭伯、克、邳、四年。征藍夷。五年。彭伯、克、邳、伐班方。先人來賓。

九年。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祖乙遷於邢。〔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〇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

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十九年。陟。〇史巫咸宜作巫賢。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

沃甲。〔紀年〕開甲名。五年。陟。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紀年〕祖丁名新。九年。陟。帝祖丁崩，立

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紀年〕南庚名更。三年。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

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紀年〕陽甲名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遷，無

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紀年〕盤庚名旬。元年。丙寅。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〇前編。庚子。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按紀年近代人偽作。固非汲冢原本。而所載殷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也。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於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斃，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成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

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肯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告羞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鄭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整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

爾。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

索隱云。此以盤庚崩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己立。殷道衰。太戊復興。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爲淫亂。書又以爲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爽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商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

見妖而懼。又有陟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圯耿。至陽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庚欲遷都于般亳。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與。嗜利忘患。胥動浮言。以蠱惑百姓。百姓恚怨。盤庚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迫急之意。反覆開諭。藹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言息。行怨解。涉河治亳。復胥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遷而後都亳。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若鬮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水患。爲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般以來。不獨民奠厥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其後世去般遷沫。國內衰弊。比至於亡。百姓猶思盤庚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釋史卷十七

三代第七

武丁中興

【史記】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紀年〕小乙名敷。十年。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

盤。〔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

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水經注〕沙

山南。經傳巖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荀子〕傳說之狀。身如植鱗。〔韓非子〕傳說轉驚。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

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

號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墨子〕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

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箴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此舛誤伊尹之事。何無稽之甚。

【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序意未盡。

【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

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靡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復見於武丁之時。專語相類。其舛誤必矣。

【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後篇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詩序）殷武，祀高宗也。

（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擬以校易勸德也。○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也。○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前編據此，以爲

高宗彤日，祖庚祭高宗也。年）祖庚名囙，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書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蓋據此爲言耳。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紀年】馮辛名先。四年。陟。○古

立。是爲帝庚丁。【紀年】庚丁名囂。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

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

乙震死。【紀年】武乙名囂。三子帝文丁立。【紀年】武丁名託。帝文丁崩。子帝乙立。【紀年】帝乙名羨。九年。陟。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爲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哲之資。卽位之初。甘盤爲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己。

以聽冢宰。三年免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言。敬畏慎重。必求聖佐。

以隆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官。資數學。用能興起禮樂。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惟傳

說之相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而高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

方。以志其功。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微。戎狄交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

伐有截。勳莫隆焉。豈楚俗家爲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抑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猶遷都避

之。是卽高宗所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德行政。剛以用師。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旣濟之九三。高宗以之。非傳說柔而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濟之九四。傳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之業。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己。豐昵廟而致雉異。豈毫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彤日之篇。據書序。以爲祖己爲高宗作也。史記以爲爲祖庚作也。曰君而稱廟號。果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庚釋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別有所考。而又牽於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擇云。

釋史卷十八

三代第八

周室始興

【史記】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奔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吳越春秋〕棄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棗稷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春秋元命苞〕稷岐顛白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

【詩】厥初生命。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

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蒺藜禾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瓞啐啐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菲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證其事。餘做此。以配天焉。○詩作於後王之世而所述者后稷之功德故錄於此。

【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

〔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藪膏稻晉黍晉稷百穀自生。

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稷之弟曰台蠶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帝王世紀〕后稷納姑氏。

生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稷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又歐陽公。洪容齋。羅長源。皆辯其非。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漢書〕周之先。自后稷。

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十餘世是。

【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琕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淵。迺其過淵。止旅迺密。芻鞠之卽。〔詩序〕公劉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史記】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世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漢書〕雲都。亞圉弟。〔紀年〕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皐。亶父。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宋忠云。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爾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

之頌其德。

【莊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琴苑要錄〕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山。烝民不憂。

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詩】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詩序〕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蒼之憎

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榿其楛。攘之剔之。其槩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皇矣前二章。列女傳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

事遷徙。必與太姜。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論衡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

傳。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

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

之。

【詩】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皇矣三章四章。

【後漢書】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

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

徒之戎皆克之。

〔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

王季命爲殷牧師。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桓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

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桓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周室以仁厚始基。開國承家。世有令德。歷夏商千有餘載。王業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原深者其流長也。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播時百穀。受封有郃。功誠偉矣。使其世嗣農官。守土保邦。俾無廢先人之業。宜足以報其厚德矣。顧不數傳而不畜失官。竄於戎翟。公劉際夏桀之虐。亶父遭獯鬻之僭。轉徙播遷。如其艱難也。曰。非憂患無以啓賢聖。非積累無以基崇高。史稱公劉修后稷之業。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思其德。當其相宜取材。行有資而居有積。可想其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篤公劉之所以列於大雅也。務勤耕桑。占天時。察物候。可想其重農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七月之所以錄於豳風也。傳曰。厲山氏有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蓋商有天下。變置社稷。以周棄之功多。廢柱立棄。以報有德。而豳侯亦承公劉新造之國。蒙業而安者。十有餘世。逮殷衰而狄人內訌。豳於是不遑寧處矣。方獯鬻之來侵也。太王曰。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養害所養。遂杖策而去之。夫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土。土之所以爲土者。以有人也。棄人與土。寧必其有以立吾國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殘民於鋒鏑。國之存亡不計焉。於是豳人

相帥負老攜幼而從之。遂居於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國亦多歸之。其民五倍。詩所謂爰契我龜。惜其式廓者也。惟時太王之少子季歷生昌。實有聖瑞。太王曰。興吾世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及弟仲雍。望風知指。相率而逃荆蠻。泰伯讓國於季歷。季歷傳文王。文王傳武王。終有天下。是所讓者國。而所以讓者天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說詩者可謂以文害辭矣。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謂太王避狄遷岐。百姓歸其仁。周家代商之業。實始基於此云爾。文王猶勤服事之節。豈太王遽有圖商之志。且是時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棄國於可禦之狄。乃欲取天下於未亂之商。豈不厚誣哉。至如泰伯。不過一亡公子。採藥荆蠻。而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假令因岐山之舊邦。他日商周之際。寧不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則謂之以天下讓也。其誰曰不然。

釋史卷十九

三代第九

文王受命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必過人矣。〔宋書符瑞志〕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且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浚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也。文王龍顏柔肩望羊。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雜書靈準聽〕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爲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明二章三章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王世子。〔凡倉子〕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孝大矣。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饌。是以孝成於身。道洽天下。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有脫誤。

【呂氏春秋】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列女傳】太姒者，有嫫嫫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管叔，周公之兄也。此誤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

【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大明四五六章。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勸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變雅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順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朱子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其餘首尾為本篇之小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是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綦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蠡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蠡斯羽。蠡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句未安。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轉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句未安。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轉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句未安。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轉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詩序〕麟之趾。闕唯之應也。闕唯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鵠有巢維鳩盈之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

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

覲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

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

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鋤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李女〔詩序〕鵠巢。夫人之德也

位。夫人起家。居而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

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詩序〕

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薛君章句〕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

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

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

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詩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有汜。美賤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之間。有嫡不以其賤備敬。賤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

誘之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虺也吠〔詩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

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彌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彼苗者葭壹發五豨于嗟乎騶虞彼苗者

蓬壹發五豨于嗟乎騶虞〔詩序〕騶虞。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豨以待一豨。所以復中也。〔魯詩傳〕古有梁鄒者

天子之田也。〔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儀禮注〕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豨五豨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詩傳〕文

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太妃將歸寧而賦葛藟。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詩傳近世偽作。然采集舊說。多有合者。

【史記】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荀子〕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尙少。○意林引。〔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漢書〕道家。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帝王世紀〕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為西伯。

【新書】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

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鬻子】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見。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

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王選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今鬻子書篇名次第殘缺。非全書也。子書莫先於此。

【列子】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

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聞不可省。疇覺之哉。○此所以列於道家也。諸書鬻粥二字通。

【史記】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據史記。微子蓋紂異母庶兄。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論衡〕紂力能索鐵申鉤。撫梁易柱。〔帝王世紀〕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荀子〕古者桀紂必稽焉。〔新書〕紂自謂天王。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謬。後世言惡。則

【周書】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口爵以明等。極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政以內口。口自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口微補在口。口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

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徧行於此。尙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口力。何以求之。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衆不尅。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則無醜。教乃不至。是以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治之初。璧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長幼成而生曰順極。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口口凶年。作糴匡。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大駟鐘絕。服美義淫。卓畜約制。餘子務藝。宮室城廓。修爲備。洪有嘉萊。於是日滿。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糶糶。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書不早。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聞隨卿下鬻塾。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禱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察以薄資。禮無樂。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

○冢宰制國。用大司徒荒政。成周規模。已略具於此矣。

【禮記】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義。〔紀年〕紂六。

【史記】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紀年〕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前編在八祀。

之。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釋名〕琴瑟。師涓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世違此職。至師延。精流陰陽。曉明樂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遠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與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荒誕之說。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切宮室。益廣

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二年。史不徒都。紂時。稍大其邑。

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竹譜〕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綉執者三百人。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論衡〕紂沈酒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二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

大製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論語比考〕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韓非子】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纏子）紂熊躡不然而殺庖人。（世本）紂爲玉牀。

【韓非子】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鏹。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之年卽耆邪。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

【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美里。（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兢行。

·則苦心勞形·繼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繼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帝王世紀〕紂既囚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實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常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按易正義·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文王始益爲六十四也·史說誤·〔琴操〕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非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非·由其言兮·遺我四人·憂勤勤兮·

【易】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 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蒙亨 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需有孚 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 惕中吉 終凶 利見大人 不利涉大川 師貞丈人吉 无咎 比吉原筮 元永貞 无咎 不寧方來 後夫凶 小畜亨 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 履虎尾 不咥人 亨 泰小往大來 吉亨 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 同人于野 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 大有元亨 謙亨 君子有終 豫利建侯行師 隨元亨利貞 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 臨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 觀盥而不薦 有孚顛若 噬嗑亨 利用獄 賁亨 小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 出入无疾 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大畜利貞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頤貞吉 觀頤 自求口實 大過棟橈 利有攸往 亨 習坎有孚 維心亨 行有尙 離利貞 亨 畜牝牛吉 咸亨 利貞 取女吉 恆亨 无咎 利貞 利有攸往 遯亨 小利貞 大壯利貞

○右本篇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歸妹。貞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右下

【史記】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古今樂錄〕文王囚於羑里。太願閔天。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贖右目者。言紂之好色。附桴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六韜〕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駁身朱鬣。目如黃金。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紂。王。○今本無。〔淮南子〕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

以獻於紂。因贊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小說家之妄談。〔琴操〕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尙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驄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呂氏春秋】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雜說之近是者。

【新書】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史記】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般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

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

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韓非子〕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

絕書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史云陰修德行善

諸家稱智稱爭皆非文王之心也〔韓非子〕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

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

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

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已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

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涓濱者費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

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閒紂而亂其心○抵悟

【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

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

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

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

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我出我車于

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

彼旄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草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瘠瘠。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出車。勞還率也。杕杜。勞還役也。○大紀曰。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黎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鉄鉞。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伯。朱子曰。此未必文王之詩。

【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鉅嶮伐夷。并小奪亂。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口。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口。助其囊。武之閒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遠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

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咸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奇謀制勝，恢成王業，盛矣，然而非文王事也。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水經注〕蟠谿中有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隱餌，兩鄰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史注引〔符子〕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隱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際所處，石皆如白，其附觸石若路，季連曰：『釣本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涓猶朝耳，果得大鯉，有兵鈐在其中。』〔列仙傳〕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於下谿，三年不獲魚，或曰：『可

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宋書符瑞志〕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楚辭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

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夢〔鼎錄〕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虺，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

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好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辭理俱淺。

【史記】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

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

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易林〕太公適紂。七十隱處。

卒逢文王。爲王室輔。〔古史考〕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鹽鐵論〕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尚書大傳〕散宜生闕天南宮。迺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太公出處。自史遷已不能定矣。宜諸說之

紛紛也。周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

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

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後世之爲權謀者。託之太公耳。非太公本色也。〔漢書〕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潛夫論】文王游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謬左右。不諛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

造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新論〕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旣異族之人

也。以爲故邪。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卽太公年七十二。譚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

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

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爲大司馬。○博物志云。西海神女。嫁於東海神童

會太公。其來久矣。按凡言神怪者。多附會太公。其來久矣。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

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以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非當時語。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縣九章。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

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

蓋受命之君。〔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

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開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

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史於西伯崩後重敘此文。其稱蓋者。疑

辭耳。文王實無稱王改元事也。正義曰。若文王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云大勳未集也。禮記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退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文。乃是追王爲王也。〔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

〔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皆妄說。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尚書帝命〕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尚書中候〕季秋。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赤子。〔墨子〕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嶺來寶。河出綠圖。地出乘黃。〔琴操〕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斲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已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一本末有二句云。興我之業。望來羊兮。〔易通卦驗〕文王得赤鳥而演易。〔春秋元命苞〕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宋符瑞志〕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鸞鸞鳴於岐山。孟春六句。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東夷歸焉。○諸子雜議所載。稷穰抵牾。

【史記】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

崩。○大傳與史記年不同。當從史記。但史以祖伊告紂之言載伐耆之下者。非也。詳見下卷。

【詩】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皇矣五章六章。言文王伐密。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蕭蕭。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也。○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饑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黜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武王晉文公事相類·

【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_{用命}，有常不赦。王旣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饗，及期日，賓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蓄，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

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畱戍城不畱。口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無使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行衆從。積而勿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畱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紀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前編云。按逸周書。稱周王完程三年。遭天之荒。此文王所以都豐與。

【詩】文王有聲。遙駭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文王有聲。前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鼗鼓逢逢。矇瞍奏公。(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民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新書)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燠。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淳化。攪鬻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虫。密草木少薄矣。鏘乎大仁之化也。(易乾鑿度)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禮疏引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枯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呂覽同。

〔新書〕文王嘗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陳之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棄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此說荒誕。〔淮南子〕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芄芄樸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溍彼涇舟。烝徒

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詩序〕樸樸。文王能官人也。〔詩說〕械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瑟彼玉瓊。黃流在中。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朱子曰。序大謨。〔詩說〕旱麓。詠嘆文王之德。○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恟。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於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

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譜。俱文王之詩。朱子云。燕禮。工歌鹿鳴三詩。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琴操〕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按此以鹿鳴為刺衰世。其說大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藇。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

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

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詩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為。○魚麗之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芻以下治外。說者因此

以鹿鳴等九篇屬之文王。而魚麗屬之武王。其實未必然也。常

標之序。既言閔管蔡失道矣。何得又屬之文王。說見本篇。

【周書】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郟。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栝柱茅茨。爲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騫。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爲絲絡。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竝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以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而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

○典瞻奇古。至兵強工霸等語。則列國人之露肘也。

【六韜】文王在豐。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鷺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引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六韜偽書。故不多錄。

【說苑】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皃皃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皃皃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寓言非實。

【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舄。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呂氏春秋〕周文王處

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紉文王之德。○文王之篇。蓋周有天下之後。追述文德。以見天命所由集。王業所由隆。譜謂文王時詩。則非矣。朱子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禮稽命徵〕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云。蓋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

文王之爲西伯舊矣。紂十三年。乃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命而征諸侯。一受天命而興周室。蓋天眷有德。命之去留。介在微茫。以文王之至聖。受辛之至愚。雖文王小心昭事。無失臣節。然而殷命已遠。天意民心。俱歸於有周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茲受命之實也。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遂作豐邑。立靈臺。建辟雍。逾年而薨。蓋自姜里之出。至是九年矣。當是時。國有三仁。猶冀殷命之長也。故其言曰。父雖無道。子不敢不孝。君雖無道。臣不敢不忠。率畔國以事紂。守臣禮以終身。誠所謂至德哉。而說者以爲西伯於受命之年。稱王改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立。不改元。居喪二年。伐紂。泰誓稱十有三年者。因文王之年也。吁。何其言之妄邪。詩書所稱文王。皆後世追述之辭。武王追王三王。實在牧野既事之後。且元年者。人君卽位之始年也。古未有一君而再元者。若文王之中年。不宜改元而改。武王之初年。宜改元而不改。不幾於秦漢之蔽惑。五季之簡陋乎。故泰誓所稱。卽武王十三年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之墓於畢。然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俾後世俗儒。不本經而信傳記。以厚誣聖人。紛紛異端之說。所由來矣。